

## 又见簪花烂漫

□郑剑文

空气中除了飘着海腥的味道外,还抖落了一路的花香。那时的她们笑容是羞涩的,簪花也是稀疏的,有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感觉,那是我对蟳埔渔村的最初印象。

十多年前的一个正月廿九,我骑车到泉州湾看海,走到蟳埔渔村时意外撞见盛大热闹的妈祖巡香活动,那数千人组成的踩街队伍中,最吸引眼球的是一片涌动的“簪花围”。一眼望去,那簪花在风中摆摆成一片花海,每个“簪花围”下是一张张笑靥如花的脸,这些脸无不带着渔女淳朴欢乐的表情,是的,当簪花汇集成海,渔村便沸腾了,空气中弥漫着花香的味道,那味道充满了快乐的气息。

我知道,这些簪花飘溢着大海的气息,带着海丝的风情。蟳埔女所簪之花依季节而变换,有洁白的素馨花、玉兰花,有黄色的菊花、含笑花,有红色的山茶花、粗糠花等,这些花不少是舶来物,带有异域的韵味。宋元时期,随着丝路的兴盛,许多阿拉伯商人定居泉州,海商望族蒲氏家族在刺桐港畔建有云麓花园,他们把素馨花、含笑花、玉兰花从家乡移植而来,以遥寄对故土的思念。

念。后来这些异域花草流入泉州民间,成为女子头上的装饰品。蟳埔村靠近云麓花园,爱美的蟳埔女见了那些新奇鲜花不免心动,于是房前屋后纷纷栽培起来。花期一到,香飘四邻,于是随手摘几朵花儿插在耳畔,既可闻花香,又可装点发髻,那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。于是,你簪一朵我簪三朵,你盘三圈我盘五圈,渐渐地,蟳埔女头上的簪花越来越多,争奇斗艳,成就了一种别具特色的“簪花围”习俗。

如逢喜庆时日,或逢年过节,蟳埔女必盛装打扮簪起花来,你给我盘发,我给你簪花,一头漂亮的簪花就在絮絮叨叨的笑谈中盛开了。当鲜花缀满了她们的头上,当花香在耳畔流淌,就有一种浓浓的亲情在她们心间荡漾。无论在巡香祈福仪式上,或是在迎亲喜庆队伍中;无论在黑色的滩涂上辛勤劳作,或是在喧嚣的闹市里叫卖海鲜,那一



## 乡情

头头色彩艳丽的簪花在人群中最为耀眼,那是蟳埔女最引以为傲的视觉标志。有意思的是,村里一有喜事,那些用以簪头的花串就成了馈赠亲友的最好礼物,一串鲜花就是一串祝福,而这种赠花习俗就演化成为一种既时尚又古老的美丽礼仪,传递的是一份既美好又芳香的祝愿。

蟳埔女习俗犹如深巷中的一坛老酒,历久弥香,并引得世人关注。2008年,蟳埔女习俗列入国家非遗保护项目,我有幸参与此项项目申报。去年初,演员赵丽颖到访泉州体验簪花,那美丽的“簪花围”再次惊艳了世人。如今,在蟳埔,“簪花围”体验馆从两三家增加到近二百家,蟳埔村成了网红打卡点,簪花已烂漫成一种时尚,“簪花围”火遍海内外,即便在异国他乡也能见到簪花摇曳的影子,那不就是一种深藏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吗?



心志要苦,意趣要乐,气度要宏,言动要谨。



主办: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联 泉州晚报社  
承办:泉州市摄影家协会 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

## 拾一春木棉红

□沈贵芳

参加读书会归来,穿梭于尽是木棉树的街道,一树一树的花开,正是木棉花绽放的时节。南宋刘克庄曾诗赞木棉花:“几树半天红似染,居人云是木棉花。”

木棉树,最日常,又最民间,在南国的春天里,它们身陷烟火,却又热烈激情。鲜艳的红色花瓣硕大而厚实,沉甸甸地坠在枝头,如同一位充满风韵的盛装新娘。

儿时,每到三四月,母亲就会喊我去祠堂前拾木棉花。我牵着母亲的手路过石板路,春风在心中荡漾。五六岁的孩童,哪有耐心拾木棉花呢?我拎一把比自己还高的大竹扫,将木棉花扫拢起来。母亲摸摸我的头,告诉我:“要拾那些新鲜饱满的,晒干了好煲汤呢!”我这才知道,木棉花竟是可以入粥入羹的。我哼着孟庭苇的《木棉道》,看着长长的树梢像在燃烧,左顾右盼,好半天才拾满一竹篮。

母亲唤我把花洗净,在天井晒干。我怜惜这些热烈的花儿,想着它们下一秒就在羹汤里翻滚,默默叹道:“这花儿摆在春天的婚房里,那才叫美呢!”哥哥在隔壁毫不掩饰地大笑:“妹妹想嫁人啦!”气得我涨红了脸,抓起木棉花往他头上砸。

我与木棉花这旧相识的缘分,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呢?暮春的校园,木棉花是无可比拟的风景。女孩子惜花爱花,常常把落花捡起,摆成一个心形,坐在里面摆出各种造型拍照,少女情怀,浪漫而温馨。而我最喜轮到自己值日的清晨,来个大早,悠悠地捡扫落花,安然且欢喜。一回,见木棉花事渐了,那红却格外有层次感,红得具有令人奋不顾身的感染力,我忍不住找门房阿伯拿了张旧报纸,兜了数朵木棉花回教室。因陋就简,又找个大白瓷杯当花器,置于讲台上,倒也有几分朴拙和远意。光影恍惚下,语文老师摆弄着木棉花,眼里闪着惊喜的

光,俏皮地改了一句词:“春在讲台木棉花。”那节课,大概是木棉红唤醒了老师心中的春天,他抛掉了课本,讲起自己的读书年代,那是青春的激情与澎湃,那是不曾遗忘的热烈与初心……

此后好多年,许是不忍破坏“花落家童未扫”的意境,我再没有拾过木棉花。毕业后到现单位工作,兜兜转转地,又见到鲜艳簇新的故人。时候又逢春,我望着小汽车挡风玻璃上掉落的木棉花,花开花落,始终端庄,哪怕到了生命的终结,花瓣也始终保持完整。这种姿态,何等刚烈,又何等可人。于是,鬼使神差地,在花事最炽烈之时,我找来插花用的小花篮,拾了一篮,摆在案头。堆满文件盒的坚硬的办公室立即变得活色生香起来,伏案工作时,似乎身旁也添了红袖。

同事妹妹受我诱惑,竟也生起惜花之心,脑门发热地加入“木棉派”,每天一大早就到单位大院拾木棉花。有次,我来得比她晚,笑盈盈地同她打招呼:“又起个大早来拾木棉花呀!”妹子回眸一笑:“不啊,我拾的是曾经错过的春天。”

## 四季



(CFP图)

## 诗语

## 致青蕤

□郑智得

太阳从东边升起时  
我要用笔写下青蕤  
一种源于光的力量和朝气  
在找寻另一种颜色

站在八闽大地,我不谈阔别  
只想拥抱一棵榕树  
向树下纳凉人问好  
对芸芸众生眉开目笑

多么温馨,却看似平常的画面  
让我想起  
一棵树,枝繁叶茂的样子  
她的名字好听且青翠

## 回首



祖厝要拆了,说是重建,这在我们村里头是一件要事,茶余饭后,人们都在谈。闽南人一向爱惜祖厝。祖厝上一次重修,是在20多年前。

祖厝是一个重要的议事兼公共活动场所。婚嫁嫁娶,大事小事,大家常要聚到祖厝里。红砖、白石、燕尾脊,是典型的闽南建筑样式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的祖厝还有一处练武场。

很多的故事就从祖厝里流传开。爷爷说过一件趣事:他们上一代曾出现一位喜爱练武的祖先,舞刀弄棒,修习功夫,日积月累,练武场的地都被踏出了一个坑。那时山中有虎患,据说这位祖先有一次喝酒喝醉了,提了一根木棒,就要上山去跟老虎搏斗。

记忆里,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,祖厝的庭院里常聚集了各家的主妇。她们从庭院的古井里汲水洗衣,将连着井绳的水桶丢进古井,又拉起满满的一桶水,哗啦啦倒入洗衣盆中。她们挥起洗衣棒,上下舞动,敲打的衣服,砰砰作响。她们也聊家常,一串串笑声,爽朗无比。



(CFP图)

## 祖厝

□苏少伟

对于小孩子来说,祖厝的好玩之处在于房间多,东厢、西厢在两侧,前后有院落。这里放的摆设与物件也多啊,供桌、条凳、石磨、犁耙、箩筐,还有不知谁家打的谷机……祖厝是玩捉迷藏的好去处,一群孩童在欢闹声中四散,躲在某个隐秘之处,大人也在一旁看得趣味盎然。

犹记得,祖厝边有一棵木棉树。木棉花在飘飞,恰似洗衣的主妇们的欢声笑语在回荡,恰似孩子们的身影在闪动。而今,这一幕幕场景都已成过去,仿佛木棉花飘着、飘着,就飘进了历史之河中,唯有古老的祖厝见证过这一切。

对许多人来说,心中有祖厝,就会有根的记忆,就会更有力量。

## 食事



前不久,我回永春老家,见到了几个老姐妹。多年未见,重逢时,大家仍不忘拿出麻糍,对上暗号:扭一扭,舔一舔,泡一泡!

你以为我们在说电视上的广告,不不不,早在那广告出炉之前,我们几个早就用行动完美演绎过了。能让我们有兴趣“扭一扭,舔一舔,泡一泡”的,只有老家的麻糍。

那时,我们这一群“80后”还在上小学。出生在乡村的我们,家庭都不富裕。菜是自家种的,盛产什么菜,就吃什么菜,连吃一个月。鸡鸭是自家养的,养大了也舍不得吃,大多抓去卖了,换点生活费用。只有麻糍,是父母舍不得花钱为我们买的。听长辈说,麻糍是诸葛亮发明的。父母愿意买麻糍给我们吃,或许是想让我们沾沾才气吧。可是,想从父母手中得到麻糍也挺难,得考高分才行。我们几个女同学结了盟,发了誓:“有好书共读,有麻糍同吃,就是好姐妹。”于是,发考卷的日子成了我们的“麻糍狂欢节”,无论是谁得了高分,我们都要庆祝一番。

庆祝仪式开始了。首先,“状元”要用一张报纸折个“状元帽”戴在头上,然后端出盘子,把得到的麻糍放在正中间,盘子从小伙伴手里一传过。麻糍在姐妹们的目光洗礼下绕了一圈,终于又传到“状元”手里。“状元”目光犀利地审视了一遍麻糍,似乎是为了确认麻糍的完整性。我希望她能快点,她要是多看一会儿,我们的口水恐怕要流一地了。好不容易等她检查完毕,到了“共享美食”环节。有时得到的麻糍只有一个,问题来

## 麻糍

□潘慧彬

了:五个人分吃一个麻糍,怎么才过瘾?聪明如我们,早就想好了!瞧,“状元”把麻糍扭一扭,掐成五个小段。姐妹们玩兴大起,总是先把麻糍外层香喷喷的花生碎舔得干干净净,接着把那一小段麻糍继续拉长,见到中层的麦芽糖糖浆藕断丝连,拉出好长一段糖丝,开始舔中间的糖丝。中间的糖丝吃完了,才把最里层酥脆的白色“果干”一口吞下。有时,她们会另辟蹊径,把麻糍放在水中泡上一两秒,在半干半湿的状态下,把麻糍含在嘴里,等它慢慢化开,也别有一番风味。而我,更喜欢配上茶水,减去了几分甜,只剩下恰到好处香脆。

吃完了麻糍,我们还要到村里生产麻糍的作坊看一看。制作麻糍要把糯米用水浸透磨成粉蒸熟,加入芋泥搅拌,这是麻糍中间能形成雪花状拉丝的关键,搅拌好的糯米糍晾晒后做成半指宽、二寸长的果坯烘干,放入油锅里初炸,麻糍还慢慢膨胀起来,如同充满气的气球一般。把它复炸成金黄色,放到熬制好的麦芽糖膏里打个滚,再捞出裹上花生碎。这样纯手工做出的麻糍酥脆香甜,有嚼劲还不黏牙,难怪能成为古代的闽南贡品。

有时,我们围在一起,讲从大人们那里听来的麻糍的故事。原来,诸葛亮发明麻糍,竟是为了给刘备迎娶孙尚香当喜糖。此后,麻糍就被频繁用于民间婚嫁下定、纳彩、迎娶等民俗活动中,又逐渐成为闽南人所喜爱的茶点

和馈赠佳品。如今,老姐妹相聚,麻糍依然是我们之间重要的感情纽带。且以麻糍致敬我们之间松而不散、甜而不腻的友情吧。



(CFP图)

## 永远的守望

□郭培明

诗翁问  
有多少船驶出了泉州湾  
六胜塔笑而不语  
数不清的番舶曾经停靠  
国货与洋流的每一次亲密接触  
暴风狂浪的每一次转危为安  
八十尊力士都看在眼里  
守护一条通往未来的航道  
八百年的灯塔  
发誓屹立不倒



扫描二维码欣赏  
更多专栏作品



## 古人风趣写诗

古人写诗往往庄重典雅,情感深沉,然而,他们同样擅长以细腻的观察力和生动的表现手法,捕捉生活中的点滴乐趣。

●“老人七十仍沽酒,千壶百瓮花门口。道旁榆荚巧似钱,摘来沽酒君肯否?”

——岑参《戏问花门酒家翁》

老人家七十岁了仍然在卖酒,他将上千个酒壶和酒瓮摆放在花门口。诗人问他,道路旁的榆荚看起来也很像一串串铜钱,要不我摘下来用它“买”你的酒?没想到严谨之外的诗人还有这么率真和幽默的一面啊!

●“净洗铛,少著水,柴头粳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,火候足时他自美。”

——苏轼《猪肉颂》

众所周知,苏轼是个“美食家”,寥寥数语,把烹饪黄州猪肉的过程写得诗意盎然又富有哲理,足见其日常生活中的雅趣。

●“昨夜松边醉倒,问松我醉何如。只疑松动要来扶,以手推松曰去。”

——辛弃疾《西江月·遣兴》

诗人昨晚在松树旁醉倒,问松“我醉到什么程度?”诗人恍惚中看见松树活动起来,疑是要来扶他,于是用手不耐烦地推推松树说:“走开走开!”词句诙谐有趣,令人回味无穷。